

# 七十余载，祖孙三代接力守护英魂

□梁木 本报记者 孙伟民

“在朝鲜的每一天，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；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，在放纵奔流着……”

鸡西市梨树区的东山顶上，每一天的晨曦里，都能听到有人在朗诵魏巍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。那富有磁性的声音时而亲切、时而高亢、时而沉重、时而悠长，在高耸入云的“革命烈士纪念碑”上空、在苍松掩映的抗美援朝烈士墓碑间深情回荡。每当此时，朗诵者也仿佛在英烈们的慰藉中，露出了笑容。

这位坚持不懈的朗诵者叫孙立，前不久被评为第九届黑龙江省道德模范。他今年57岁，从还没上小学起就跟随父亲孙延明的脚步，义务守护东山上这座抗美援朝烈士陵园；后来，他又带领当时还还没上小学的女儿孙佳媛，继续义务守护在这里。祖孙三代接续，已经七十余载。

**“他是我的兄弟，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呀……”**

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“东山”的这座小山岗，海拔不过300米上下，却因为70年前掩埋了157位抗美援朝烈士，成为备受后人敬仰的革命烈士陵园。

这座在梨树区也不算大的山岗，见证了这片热土的沧桑桑田。1933年日本侵略者占领梨树后，在半山腰建起了兵营；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这里被辟为志愿军后方医院；再后来，这里成了鸡西市第六中学所在地。亲历了抗日战争胜利喜悦的两个年轻人孙延明、关淑珍，在这一年的8月结了婚，他们育有八个儿女，孙立是其中之一，就住在志愿军后方医院附近。从此，“最可爱的人”奋不顾身、保家卫国的可贵品质，一直激励着孙家三代人。

“志愿军伤病员就是我们的亲人，我们敬他们、爱他们，为他们做什么都心甘情愿……”

“……”2022年初，96岁高龄的关淑珍老人离世。生前她讲得最多最动情的故事，就是抗美援朝期间的后方医院，还有后方医院那些“最可爱的人”，“那时候，火车运来志愿军伤病员，男人负责抬担架，还有的扶着或背着伤病员走，女人负责接包背包，一路照顾伤病员到后方医院。”

那时，孙立还没出生，他后来听父亲孙延明讲：“咱们和志愿军伤病员相处得像一家人。因为人多，咱们家在院子里支起大锅烀苞米，有的战士一连吃了两穗就不好意思再吃了。”“和志愿军战士比起来，我们还有什么不满的？”孙延明是穆棱矿铁运科职工，每当有人因为工作艰苦、待遇差别有意见，他总是让周围的人和“最可爱的人”比思想高度、比境界高度，“志愿军战士都很年轻，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他们在前线吃了多少苦？他们有的负了伤，有的献出了生命，我们永远不能忘了他们！”

李安民是孙延明从火车上背到后方医院的，李安民的一只脚因冻伤而肿胀发黑，流着脓水，到院后做了两次手术，没有围挡，孙立整天得看住牛群，所以经常惹怒牛。每当这时，他总是毫不犹豫、斩钉截铁地回应：“这里埋的就是我爹，就是我爷爷，他们都是我的亲人！”义务守护烈士墓这么多年，也曾有人不理解，问他图的是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图的就是心里敞亮！”

整天一身迷彩服的孙立，腰间扎着的武装带、随身戴着的纪念章，都是当年后方医院志愿军伤病员赠送给父母的。

他只有初中文化，但对魏巍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情有独钟，他说那里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都是最美的。

松涛掩映下，孙立忙活起来，擦拭墓碑、清扫甬道，整理祭扫者敬献的花，风霜雨雪，四季不停。2022年11月雨夹雪，边下边冻，他就一直在山上守着，边

下边清，“每名烈士都是‘最熟悉的陌生人’，每块墓碑擦得干干净净的，心里才舒服。”

烈士陵园里，最小的烈士只有16岁。孙立说，这些年轻的孩子们，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却毅然走上战场，为国捐躯。守墓这些年，孙立积极帮助烈士寻亲，还有烈士亲属想给他钱表示感谢，“那钱我怎么会要呢？”孙立眼中噙着泪光。

**“祖辈父辈做的，我有责任都传承下去……”**

也是在孙佳媛还没上小学时，孙立就带她一起守护烈士墓。从懵懂的小姑娘，到大学毕业，孙佳媛一路听着爸爸讲抗美援朝烈士的英雄故事、陪爸爸义务守护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铿锵脚步中成长起来。如今她已是一名辅警，又被抽调到市纪委监委办公室做讲解员，工作很忙，但一有时间她就去陪爸爸义务守护烈士墓。

“小时候觉得爸爸和爷爷都是普通人，长大后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很光荣很有意义。爸爸也快60岁了，我会接过接力棒，继续守护这些英烈。”孙佳媛说。

今年7月27日，迎来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，我省“为烈士寻亲”抗美援朝烈士亲属集体祭扫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。人们敬仰烈士，也敬仰孙立一家人。

孙立告诉记者，今年，他被增补为梨树区政协委员，今后他将更加努力发挥好广泛联系、参政议政的作用，为保护革命烈士陵园、传承红色历史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从那之后，孙延明便经常来李安民的墓前看看。“他是我的兄弟……”那时，烈士墓是土坟，他就常常给墓打打草；“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呀……”孙延明看到其他烈士墓前的草也长得老高，心里不得劲，就把所有烈士墓的草都清理了。后来，他就义务看护这些烈士墓，直到年迈。

孙延明便经常来李安民的墓前看看。“他是我的兄弟……”那时，烈士墓是土坟，他就常常给墓打打草；“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呀……”孙延明看到其他烈士墓前的草也长得老高，心里不得劲，就把所有烈士墓的草都清理了。后来，他就义务看护这些烈士墓，直到年迈。

孙延明便经常来李安民的墓前看看。“他是我的兄弟……”那时，烈士墓是土坟，他就常常给